

《太平廣記》中鬼擊與羈魂故事的 文化解讀

劉苑如

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

太平廣記中的鬼擊和羈魂故事的文化解讀

劉苑如
中研院文哲所

大綱：

- 一、太平廣記中「鬼類」的屬性
- 二、鬼擊的類型與原因
- 三、生與死的連續：天、人、鬼的三界想像
- 四、現實與理想的交涉：人生的理解和現實的影射

一、太平廣記中「鬼類」的屬性

二、鬼擊的類型與原因

1. 妖毒侵害

《太平廣記》二一八「醫一」/李子豫/頁 1668

李子豫，少善醫方，當代稱其通靈。許永為豫州刺史，鎮歷陽。其弟患心腹疼痛十餘年，殆死。忽自【一】夜，聞屏風後有鬼，謂腹中鬼曰：「何不促【速】殺之。不然，明日李子豫當從此過。以赤【朱】丸打汝，汝其死矣。」腹中鬼對曰：「吾不畏之。」【及旦，】於是許永使人候子豫，果來。未入門，病者自聞腹中呻吟聲。及子豫入視，曰：「鬼病也。」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與服【之】。須臾，腹中雷鳴鼓轉，大利數行，遂差。今八毒丸方是也。出《續搜神記》卷六（鬼事）/68¹

2. 物魅作怪

《太平廣記》四四二「畜獸九」/吳興田父/頁 3614

晉時，吳興一人有二男，田中作，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。童以告母。母問其父。父大驚，知是鬼魅。便令兒斫之。鬼便寂不復往。父憂，恐兒為鬼所困，便自往看。兒謂是鬼，便殺而埋之。鬼便遂歸，作其父形，且語其家，二兒已殺妖矣。兒暮歸，共相慶賀，積年不覺。後有一法師過其家，語二兒云：「君尊侯有大邪氣。」兒以白父，父大怒。兒出以語師，令速去。師遂作聲入，父即成大老狸，入牀下，遂擒殺之。向

¹ 方括號部份，據今本《搜神後記》（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7年）校，□內為今本《搜神後記》所無。以下符號標示同此。

所殺者，乃真父也。改殯治服。一兒遂自殺，一兒忿懊，亦死。出《搜神記》卷十八（精怪事）/422

《太平廣記》三五三「鬼三八」/望江李令/頁 2797

望江李令者，罷秩居舒州。有二子，甚聰慧，去家數百步，見二子來迎，即共禽而毆之。令驚大怒，大呼，而遠方人絕，竟無知者。且行且毆，將至家，二子皆卻走而去。及入門，二子復迎于堂下。問之，皆云未嘗出門。後月餘，令復飲酒於所親家，因具白其事，請留宿，不敢歸。而其子恐其及暮歸，復為所毆，即俱往迎之。及中途，見其父，怒曰：「何故暮出？」即使從者擊之，困而獲免。明日令歸，益駭其事。不數月，父子皆卒。郡人云：舒有山鬼，善為此屬，蓋黎丘之徒也。出稽神錄

3. 妖異徵兆

《太平廣記》三二一「鬼六」/庾翼/頁 2545：

庾亮領荊州，登廁，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，兩眼盡赤，身有光耀，漸漸從土中出。庾乃攘臂，以拳擊之，應手有聲，縮入地。因而寢疾遂亡。出甄異記²

《搜神記》卷九（妖祥事）/249：

庾亮，字文康，鄢陵人，鎮荊州，登廁，忽見廁中一物，如「方相」，兩眼盡赤，身有光耀，漸漸從土中出。乃攘臂，以拳擊之。應手有聲，縮入地。因而寢疾。術士戴洋曰：「昔蘇峻事公，於白石祠中祈福，許賽其牛。從來未解。故為此鬼所考，不可救也。」明年，亮果亡³。

4. 報復行動

《太平廣記》三一九「鬼四」/臨湘令/頁 2526

隆安初，陳郡殷氏為臨湘令，縣中一鬼，長三丈餘，跂上屋，猶垂腳至地。殷入，便來命之。每搖屏風，動窻戶，病轉甚。其弟觀亦見，恆拔刀在側，與言爭。鬼語云：「勿為罵我！當打汝口破。」鬼忽隱形，打口流血，後遂喎偏，成殘廢人。出《幽明錄》

《太平廣記》三八九「塚墓一」/王伯陽/頁 3105

王伯陽家在京口，宅東有大家，相傳云是魯肅墓。伯陽婦，郝鑒兄

² 《太平廣記》三六〇「妖怪二」/庾翼/頁 2849 則記：「庾翼為南蠻校尉、南郡太守。夜登廁，忽見廁中一物，頭如方相，兩眼大而有光，從土中出。庾乃攘臂，以拳擊之，應拳有聲，忽失所在。出《潛宮舊事》」

³ 本條「術士戴洋」以下，見《世說新語》引《搜神記》。

女也，喪，王平其冢以葬。後數年，伯陽晝坐廳上，見一貴人乘【平】肩輿，侍人數百，人馬絡繹【馬皆絡鐵】。遙來【逕來坐】謂【伯陽】曰：「身【我】是魯子敬，【安冢在此二百許年】。君何故壞吾冢？」因目【顧】左右【：「何不舉手！」左右】牽【伯陽】下牀，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。【登時】絕【死。良久】而復蘇，被擊處皆發疽潰，數日死。

一說：伯陽亡，其子營墓，得二【一】漆棺，移至南岡，夜夢肅怒云：「當殺汝父。」尋復夢見伯陽云：「魯肅與吾爭墓，【若不如我不復得還】吾日夜不得安。」後於靈座褥上見血數升，疑魯肅之故也。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。出《搜神記》⁴

《太平廣記》/卷三五三「鬼三八」/周元樞/頁 2796

周元樞者，睢陽人，為平盧掌書記，寄居臨淄官舍。一夕將寢，忽有車馬輜重慎眾，扣門使報曰：「李司空候謁。」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，因自思，必鄉曲之舊，吾不及知矣，即出見之。延坐，請問其所從來。曰：「吾亦新家至此，未有所止，求居此宅矣。」元樞驚曰：「何至是？」對曰：「此吾舊宅也。」元樞曰：「吾從官至此。相傳云：書寄之公署也。君何時居此。」曰：「隋開皇中嘗居之。」元樞曰：「若爾，君定是鬼耶？」曰：「然。地府許我立廟於此，故請君移去爾。」元樞不可，曰：「人不當與鬼相接，豈吾將死？故君得凌我耶？理不當以此宅授君。吾雖死，必與君訟。」因召妻子曰：「必多置紙筆於棺中，將與李君對訟。」即具酒與之飲，相酬數百，辭色愈厲，客將去，復留之。良久，一蒼頭來云：「夫人傳語司空，周書記木石人也，安可與之論難？自取困哉。」客於是辭謝去，送之出門，倏忽不見。元樞竟無恙。出稽神錄

5. 羈魂

《太平廣記》三二三「鬼八」/施續門生/頁 2566-7：

吳興施續【續】⁵【為尋陽督，能言論】，有門生【亦有理意】，常乘無鬼論。忽有一單衣白袷客【來】，與共語，遂及鬼神。移日，客辭屈。乃曰：「君辭巧，理不足。僕即是鬼。何以云無？」問：「鬼何以來？」答曰：「受使來取君。期盡明日食時。」門生請乞，酸苦，鬼問：「有人似君者否？」門生云：「施續帳下都督，與僕相似。」便與俱往，與都督對坐；鬼手中出一鐵鑿，可尺餘，安著都督頭，便舉椎打之。都督云：「頭覺微痛。」向來轉劇，食頃，便亡。出《搜神記》卷十六（鬼事）/379

⁴ 今本《搜神記》未收本條，《太平御覽》五五九、八八四、《太平寰宇記》八九引作《續搜神記》，文字小有不同，方括號部份，據今本《搜神後記》，卷六，頁 38-39，該卷多記鬼事。

⁵ 據汪紹楹《搜神記》（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7年）校注考，以為「施續」當作「施續」，即

《太平廣記》三四五「鬼三十」/裴通遠/頁 2734

唐憲宗葬景陵，都城人士畢至。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。及歸日晚，馳馬驟，至平康北街，有白頭嫗步走，隨車而來，氣力殆盡。至天門街，夜鼓時勤，車馬轉速，嫗亦忙遽。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，其中有哀其奔迫者，問其居所。對曰：「崇賢。」即謂曰：「與嫗同里，可同載至里門耶！」嫗荷媿。及至，則申重辭謝，將下車，遺一小錦囊，諸女共開之，中有白羅，製為逝者面衣焉。諸女驚駭，棄於路。不旬，四女相次而卒。出集異記

三、生與死的連續：天、人、鬼的三界想像

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二一「鬼六」/郭翻/頁 2542

晉郭翻，字長翔，武昌人。敬言之弟子也，徵聘不起。亡數日，其少子忽如中惡狀，不復識人，做靈語，音聲如其父，多知陰世，所問皆答。而昔時庾亮欲取為上佐，不就。家問曰：「君生有令德，沒為神明，今豈有官職也？」答曰：「我本無仕進之志。以庾公欲見取，不願，放【故】得脫；今復為羈繫，不得從初願。故爾戚戚也。」問庾今何官？答云：「為天所用，作撫軍大將軍。現居東海之東，統領神兵，取吾為司馬。本欲取謝仁為祖之選官，以為資望未足，且蔣大侯先取為都尉，是以不能。」因問陶太尉何官？答云：「陶辛苦不可言，方在罪謫之候。過此，大得敘用也。」又問：「王丞相今何職？」答曰：「王公為尚書郎，大屈事更萬機，位雖不及生時，而貴勢無異也。」諸人曰：「亡後還思後人否？」長翔曰：「亡已久則不復念生人，如吾始死，私心未歇，猶自有念也。」靈語兒，求紙筆，欲作書與親舊。捉筆以命，兒書之，皆橫行，似胡書，已成一紙。曰：「此是鬼書，人莫能識。」使人持紙，口授作書。書畢，諸人言：「蘇孝先多作此語久。」下作復授作詩二首曰：「神散登旻蒼，性軀忽以亡。追念疇昔志，精魂還逍遙。秉心不得令，不免時所要。薄言告所親，恐謂言妖忘。」大沒無識在昔有蘇韶，于是絕響而去。

◇ 參閱【日】都築晶子：〈關於南人寒門、寒士的宗教想像力——圍繞《真誥》談起〉，《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 六朝隋唐卷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見附件。

四、現實與想像的交涉：人生的理解與現實的影射

《太平廣記》三二〇「鬼五」/王明/頁 2537

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，死經一年，忽形見還家，經日，命招親好敘平

生，云：「天曹許以雙歸，言及將離。」語便流涕，問訊鄉里，備有情焉。敕兒曰：「吾去人間，便已一周，思親桑梓。」命兒同觀鄉閭，行經鄧艾廟，令燒之，兒大驚曰：「艾生時為征東將軍，沒而有靈，百姓祠以祈福，奈何焚之？」怒曰：「艾今在尚方摩鎧，十指垂掘，豈其有神？」因云：「王大將軍亦作牛；驅馳殆斃，桓溫為卒，同在地獄。此等並因劇理盡，安能為人損益？汝欲求多福者，正當恭慎【順】，盡忠孝【順】，無恚怒，便善流無極。」又令可錄指爪甲，死後可以贖罪。又使高作戶限，鬼來入入室，記人罪過，越限撥腳，則忘事矣。出《幽明錄》

《太平廣記》三五〇「鬼三五」/浮梁張令/頁 2773-75

浮梁張令，家業蔓延江淮間，累金積，不可勝計。秩滿，如京師，常先一程致頓，海陸珍美畢具。

至華陰，僕夫施幄幕，陳樽壺。庖人炙羊方熟，有黃衫者，握盤而坐，僕夫連叱，神色不撓。店姬曰：「今五坊弋羅之輩，橫行關內，此其流也，不可與競。」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，而張令至，具以黃衫者告。張令曰：「勿叱。」召黃衫者問曰：「來自何方？」黃衫但唯唯耳。促煖酒，酒至，令以大金鍾飲之；雖不謝，似有愧色。飲訖，顧炙羊，著目不移。令自割以勸之，一足盡，未有飽色。令又以奩中餚十四五啖之。凡飲二斗餘。

酒酣，謂令曰：「四十年前，曾于東店得一醉飽，以至今日。」令甚訝，乃勤懇問姓氏。對曰：「某非人也，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。」令驚問其由。曰：「太山召人魂，將死之籍付諸嶽，俾其部【捕】送耳。」令曰：「可得一觀乎？」曰：「便窺亦無患。」於是解革囊，出一軸。其首云：「太山主者牒金天府」，其第二行云：「貪財好殺，見利忘義人，前浮梁縣令張某」，即張君也。令見名，乞告使者曰：「修短有限，誰敢惜死？但某方強仕，不為死備，家業浩大，未有所付，何術得延其期？某囊橐中，計所值不下數十萬，盡可以獻於執事。」使者曰：「一飯之恩，誠宜報答，百萬之貲，某何用焉？今有仙官劉綱，謫在蓮花峰。足下宜匍匐逕往，哀訴奏章，捨此則無計矣。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，輸二十萬，甚被逼逐。足下可詣嶽廟，厚數以許之，必能施力于仙官。縱力不及，亦得路於蓮花峰下。不爾，荊榛蒙密，川谷阻絕，無能往者。」

令于是齋牲牢，馳詣嶽廟，以千萬許之；然後直詣蓮花峰，得幽徑，凡數十里，至峰下。轉東南，有一茅堂，見道士隱几而坐。問令曰：「腐骨穢肉、魂亡神耗者，安得來此？」令曰：「鐘鳴漏盡，露晰頃刻。竊聞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，致肌肉于枯骸。既有好生之心，豈惜奏章之力？」道士曰：「吾頃為隋朝權臣一奏，遂謫居此峰，爾何德於予？欲陷吾為寒山之叟乎？」令哀祈愈切，仙官神色甚怒。

俄有使者，齋一函而至，則金天王之書札也。仙官覽書，笑曰：「關節既到，難為不應。」召使者反報，曰：「莫又為上帝譴責否？」乃啟玉函，

書一通，焚香再拜以遣之。凡食頃，天符乃降，其上署「微」字。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啟之。云：「張某棄背祖宗，竊假名位，不顧禮法，苟竊官榮，而又鄙僻多藏，詭詐無實。百里之任，已是叨居；千乘之富，全因苟得。今按罪已實，待戮餘魂，何為奏章，求延厥命？但以扶危拯溺者，大道所尚，紓刑宥過者，玄門是宗。徇爾一眚，全我弘化，希其悛惡，庶乃自新。貪生者量延五年，奏章者不能無罪。」仙官覽畢，謂令曰：「大凡世人之壽，皆可致百歲，而以喜怒哀樂，汨沒心源；愛惡嗜欲，伐生之根；而又揚己之能，掩彼之長，顛倒方寸，頃刻萬變；神倦思，難全天和。如彼淡泉，汨於五味，欲致不壞，其可得乎？勉導歸途，無墮吾教。」令拜辭，舉首已失所在。

復尋舊路，稍覺平易。行十餘里，黃衫吏迎前而賀。令曰：「將欲奉報，願知姓字。」吏曰：「吾姓鍾，生為宣城縣腳力，亡于華陰，遂為幽冥所錄。遞符之役，勞苦如舊。」令曰：「何以免執事之困？」曰：「但酬金天王願曰『請置予為閭人』，則吾飽神盤子矣。文符已違半日，難更淹留，便與執事別。」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。

是夕，張令駐車華陰，決東歸。計酬金天王願，所費逾二萬。乃語其僕曰：「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。安可以受祉于上帝，而私謁於土偶乎。」明旦，遂東至偃師，止於縣館。見黃衫舊吏，齎牒排闥而進，叱張令曰：「何虛妄之若是？今禍至矣。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果，俾吾答一飯之恩吾始終，悒悒之懷，如痛毒螫。」言訖，失所在。頃刻，張令有疾。留書遺妻子，未訖而終。出《纂異記》